扛起一片天

■张磊峰

相爱相守

一

西藏军区某陆航旅飞行员苏卫龙是新疆博乐人，给人感觉很硬朗，如同西北边陲戈壁滩上的石头，历经风吹日晒却稳稳当当。

苏卫龙的名字是他父亲起的。父亲在博乐本地工作，话不多，对于给儿子起名“卫龙”，他说不上来有什么讲究，只觉得这名字听着响亮。苏卫龙高中时赶上空军招飞，文化课成绩达标，体能测试也顺利通过了，觉得“能飞就好”。结果一进军校，才发现成为一名飞行员，跟自己预想的很不一样。“军校那几年，就有人被淘汰。我那会儿就一个念头，分到哪儿就去哪儿。”

毕业后，苏卫龙分到高原部队。

前年，经家人介绍，他认识了汪祖儿。相亲见面是在博乐一家饭馆。那时他刚下高原，人晒得黑，坐下来便把自己的情况细细告诉她：自己的工作性质可能导致两人聚少离多，工作的保密要求决定了有些事在家里也不能说。

汪祖儿后来回忆，第一次见他，觉得这个人眼睛很亮，讲话不急不缓，很是沉稳。那顿饭她没怎么接话，听完后说了一句：“那我以后替你守着后方，等你回来。”

苏卫龙说起这段的时候，声音放低了：“就那一句话，我就觉得，那个人就是她了。”

刚谈恋爱那阵子，汪祖儿也委屈过：自己的爱人在那么远的地方，一年只见两三次，有时确实有些难受。苏卫龙没有回避，反复对汪祖儿讲：“我会把能给你的都给你，但战位我放不下。”

大概半年后，有一回，苏卫龙执行一个长航时任务，“失联”近一周，回来一看手机，汪祖儿发来了好几条语音，没有埋怨，只告诉他：“你干的是该干的事，我替你高兴，也觉得光荣。”



沈宇铭绘

苏卫龙话不多，心思却很细腻。两个人一起散步，他习惯走外边有车来的那一侧。汪祖儿怀孕后，孕妇专用安全带怎么用、妊娠油怎么抹、婴儿用品怎么挑，他比她还上心。“我功课做得比她多。”苏卫龙说。两家人都是回族，每逢开斋节和古尔邦节，他都会按传统给老丈人家买一只羊。老丈人看在眼里，逢人就夸女婿实在。有时汪祖儿工作上遇到不顺心的事，给他打电话，他也不急不躁，一条一条为她分析。“跟他在一起，心里踏实。”汪祖儿这样说。

苏卫龙出差多，汪祖儿就为他单独准备了一个便携洗漱包——压缩毛巾、牙刷牙膏、剃须刀、便携护肤品……一样样码放整齐，搁在营区宿舍柜子里。他接到命令拎上包就能走，不用再翻箱倒柜。

两个人的日子，就这样在互相理解、互相关心的过程中细水长流地过着。

二

8月26日，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吉隆县突发泥石流灾害。面对紧急灾情，苏卫龙和另外几名战友，主动请缨奔赴救援一线。

吉隆的雨下了一夜又一夜。苏卫龙每天待命，时时查看天气。高原气象瞬息万变，峡谷里的云说来就来。有时候他刚做好起飞准备，一片浓云就压过来，能见度骤降，只能撤回机棚。

8月29日13时30分许，飞行窗口终于出现。他和战友双机编队满载食物、药品及救援工具，紧急飞往核心受灾区域。飞越危险山谷时，编队采用协同战术：单机进入山谷，另一架在山口盘旋值守，实时监测天气。

苏卫龙的左手始终没离开油门杆，右手稳稳把住驾驶杆。山谷两侧陡壁飞速向后掠去，他瞥了一眼高度表，又抬头看向前方——一块刚刚被雨水冲松的巨石从左侧山坡滚落。他轻拉驾驶杆，提升高度，机腹贴着滚石上方掠过。后排的机械师倒吸一口气，他什么都没说，继续往前飞。

15时许，编队抵达预定空域，顺利空投棉被、大衣、食品、消毒液等救援物资。那些白色的降落伞在灰暗的天色里一朵朵绽开，缓慢地落在被泥石流撕开的土地上。他绕着空投区域盘旋了一圈，确认每一顶降落伞都准确落地，才调转航向返程。

救灾间隙，他偶尔会想，明年1月，汪祖儿腹中的孩子就要降生了。而他此刻在高原上飞过的每一条航线，穿过的每一片云，或许都是给那个还没见面的生命，攒下的一份属于父亲的荣耀。

一天夜里，苏卫龙梦到一儿一女，醒来立即给妻子发信息：“如果是男孩就叫‘苏星河’，女孩就叫‘苏星雨’。”发完，他自己也乐了：“大概是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吧，老惦记家里。”

妻子回了他一句：“行啊，就像你老在天上飞，孩子的名字也上了天。”

三

往后的日子怎么走，两个人还在商量。

汪祖儿的专业是药学，也动过“上高原陪他”的念头，但苏卫龙没接这个话。“说心里话，我也想一家在一起。谁不想一进门有热饭、有娃喊爸。但驻地海拔高，含氧量太低，孩子能不能扛得住？”

在吉隆救灾时，苏卫龙从座舱往下看，一处处黄色的泥浆像是大地的伤口。他握着驾驶杆，从那些伤口上方飞过去，把物资一箱箱投下去，把牵挂一点点送进去。

高原的夜很长。战鹰归来后，停机坪上的灯一盏盏亮起来。苏卫龙掏出手机，屏幕上是妻子白天发来的照片：她坐在沙发上，孕肚已经很明显了。

他站在停机坪边上，看着那张照片。星空很低，低到仿佛伸手就能摘下来。他想到明年，一个叫星河或星雨的孩子将会出生。他想起了那个梦，梦里的星空下，有一儿一女朝他跑过来。

屏幕的光映在他脸上。远处的山谷里，挖掘机的轰鸣声断断续续传过来，有时一整夜都不停。那些轰鸣提醒着他，此刻还有那么多战友奋战在救援一线。

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位置上，扛着自己的那一片天。

这片土地上的伤，需要时间去愈合。苏卫龙在这片天空上，一次一次地飞、一趟一趟地运。他知道，两千公里外的家中，新的生命即将到来；在他的身后，有人替他把家撑住。

念亲恩

唠叨

■许伟锋

从我记事起，耳畔就堆满了娘的絮叨，从早到晚，从春到冬。

我学会叫人是在土炕上。当时，娘坐在土炕边纳鞋底，麻绳穿过千层布。她缓缓地说：“见长辈要打招呼，不要欺负小娃娃。”炊烟从灶膛里钻出来，在窑顶盘旋，把她的话也熏进了土墙缝里。

后来，我满塬跑了，她的声音也追到我身后。“再淘气，看狼来背你！”我捂着耳朵跑开。到了快吃饭时，窑洞顶上的炊烟升起来，风匣呼嗒呼嗒地响，小米粥的香味从窑里飘出来，不用谁喊，我就知道该回去了。

小时候，我最怕她一边拉风匣一边唠叨我念书的事。灶火映着她的脸，炊烟在窑里打转。“娃呀，好好念书。”她用烧火棍拨柴，“你看这烟，往上走容易；人也要往高处走，一个理。”我蹲在灶火前，手里捏着不及格的卷子，脸烤得滚烫。风匣呼嗒呼嗒响，炊烟带着我的羞愧和她的期盼，一起升上高原的夜空。

那时我总想逃离，逃离风匣单调的声响，逃离炊烟里母亲日复一日的唠叨。

后来，我当了兵。离家那天，娘送我到村口，说：“去了好好干，别丢人。”

绿皮火车开动了，我将脸贴着冰冷的车窗，看着外头的窑洞、土坡、树木向后移动。就在它们即将离开视野时，一缕极细极淡的烟，从我家窑洞的方向笔直地升起来，在无边无际的黄土塬上，像一句悠长的感叹。我知道，娘一定还站在那儿。火车拐进山坳，铁轨的震动传遍全身，那缕烟和整个塬，都隐没在大山后面。

我在部队准备考军校那两年，娘在电话里说的还是那些：吃好、穿暖、别太累。放榜那天我打电话给她，她顿了一下，说：“考上了？那就好。”

军校里，每次打电话，娘还是唠叨：“吃饭了没有？训练累不累？”我站在营区电话亭里，看着窗外的队列，嘴里应着：“吃了，不累。”

毕业后，我被分配到帕米尔高原。

哨所外零下30摄氏度，只有风声在钢架间呜咽。第一次在哨位上过年，娘打电话问：“包饺子了没有？山上冷不冷？”我说：“包了，不冷。”她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：“那就好，那就好。”

前几年休假，我想回老家看看。当时正是傍晚，长途车在塬上绕了一圈又一圈。我一直盯着窗外，想找到记忆里的景象。我家那孔旧窑洞已经废弃，门框歪着，窗纸也破了。一缕炊烟从谁家的烟囱里升起，笔直笔直的。在无风的黄昏里，我站了很久，直到烟散了，天黑了。

娘那时已经住到了城里。她不再拉风匣，不再烧柴火。厨房里用的是燃气灶，干净利落，没有烟。可她还是唠叨，电话里唠叨，见面了唠叨，问我最多的还是部队的事。

有一回我穿着军装回家，她看了我半天，伸手摸了摸我的肩章，说：“长大了。”那天晚饭时，她往我碗里夹了好几次菜。

如今我在干休所工作，接触了许多戎马一生的老兵。他们上了年纪，话多，一件事翻来覆去讲好几遍。我刚去的时候有些不耐烦，觉得他们唠叨。后来我慢慢懂了，他们是忘不了当年的哨位、演习和老战友。

有一回，一位老兵拉着我的手，反复叮嘱我天冷了要多穿衣服，说我跟他孙子一般大。老兵的手干燥温暖，话在我耳边絮絮地绕。我正要点头，喉头却猛地一哽。他话语里的温度和那股不容分说的牵挂，瞬间击穿了时空，我仿佛听见电话那头娘的声音。

那天晚上我和娘视频通话，聊起这事。她笑了，说：“老人嘛，都一样。心里挂着谁，嘴上就放不下谁。”

挂了电话，我在办公室里坐了很久。窗外的路灯亮着，照着院子里那棵老槐树。风穿过枝叶，发出沙沙的响动，忽远忽近。那一刻我忽然觉得，娘的唠叨、老兵的叮嘱，如同这穿堂而过的风。你看不见它的形状，抓不住它的实体，但你真切地知道，它来过，它包裹着你，并且从未停歇。

如今我不嫌他们唠叨了。当干休所的老兵们再说那些旧事时，我便给他们端杯水，坐下来听。听他们讲完一遍，再讲一遍。听到最后，总能听出一些从前没听懂的东西。我也学会了唠叨，提醒他们吃药、添衣、走路慢点。

窗外的老槐树在风里沙沙响，就像娘的唠叨，我听了30多年才听懂。

那些娘说过的话，都变成了年轮，一圈一圈，长在我心里。

岁月有情

苞米熟了

■冯超铭

飞机的轰鸣声渐渐远去，天空中留下一条长长的白色尾迹。朱子昂知道，那是家的方向。此时老家绥棱又到了收苞米的时候。他记得，每到这时，老家的苞米被太阳晒得金黄，一穗一穗沉在秆上。年少的他常常一个人背着书包，跟着天空上的白色长线，走过茂密的苞米地，去找在单位加班的母亲。

在绥棱这个位于黑龙江中部的小县城，像母亲一样的女人有很多。她们热情、认真，还带着一股属于东北人的不服输的劲头。但母亲又有些不同。她在县人武部工作了近30年。或许是岗位使然，身为保密员的她，做事格外谨慎负责。

在他的记忆里，母亲总是被一通通来自单位的电话叫走。冬季的绥棱，大雪下了一场又一场，层层叠叠、厚厚堆积。深夜寒风呼啸，朱子昂的父亲在公安局值班，常常只有母亲陪伴他。可电话声响起，便是母亲出门的信号。年幼的朱子昂趴在窗台望着人武部的方向，路灯被风雪揉成一团朦胧的光晕，桌上的苞米渐渐散了热气。直到朱子昂睡去，家里暖黄的灯还在等着母亲回家。

母亲的工作对于朱子昂来说并不陌生。朱子昂的姥爷当年便是人武部的锅炉工，一辈子任劳任怨。退休后，每逢下雪天，天还未破晓，他便扛着铁锹、握着扫帚，默默清扫营院的积雪。

朱子昂的姥爷常说，人武部的院子必须干干净净，不能耽误公务、影响工作。年少的朱子昂全然不懂这份执念，只懵懂觉得，姥爷和母亲一样，永远有忙不完的事，永远有比家人更要紧的责任。

选择入伍，或许也是为了寻找答案。毕竟只有走过同样的路，才能知道什么才是“更重要的事”。作为母亲唯一的孩子，朱子昂想知道，究竟是什么抢走了母亲那份本属于自己的关注。

入伍后，朱子昂成了机务大队炊事班的一员。从此，他日日与灶台为伴、与烟火为伍，天未破晓便起身备餐，深夜收班仍要规整物资。

忙完一天的工作，静下来的时候，朱子昂常会想起老家的黑土地，想起秋收时节垄间飘荡的苞米香。

那年除夕，朱子昂和战友们围坐在一起。碗筷碰撞间，饭菜冒着腾腾热气。他想起母亲曾说过，姥爷还没退休时，冬天常常住在人武部，这样才能保证锅炉一直烧得热热的。绥棱的寒冬零下30多摄氏度，寒风像刀子一样刮过脸颊，姥爷的双手生满冻疮，粗糙得满是岁月的痕迹。

母亲还说，后来她也去了人武部工作。上班前一天，姥爷反复叮嘱她，责任是比什么都重要的事。家里祖辈是庄稼人，种地讲究沉住气，就像苞米，埋进黑土里的时候，看不出什么动静，等根扎稳了，到了秋天苞米穗自然就沉了。慢慢地，她发现，工作也是这般，需要沉稳踏实。庄稼人守着田地，盼一季丰收；母亲守着岗位，守一份看不见的踏实。

清晨，天刚刚褪去墨色，朱子昂走进厨房备菜。铁锅与锅铲碰撞击发出清脆的声响，青翠的菜叶碰到滚烫的锅底，带出大量水汽，炊事班开始为一整天的飞行训练提供能量保障。

当一架架战机翱翔在祖国北疆的蓝天时，炊事班的灶台与战机的轰鸣遥相呼应。灶上的铁锅咕嘟咕嘟冒着白汽，锅里是今年刚下的苞米，甜香漫了一厨房。

辽阔的黑土地上，苞米熟了。一穗一穗沉在秆上，晒足了太阳。剥开皮，颗颗苞米粒饱满得发亮。

朱子昂看着铁锅上的热气，忽然懂了姥爷当年说的话——种子埋进土里，不用急，除草施肥辛勤劳动，到了该熟的时候，自然就甜了。

此刻的绥棱，秋风掠过垄沟，风中满是成熟的甜香。

家庭秀



阳光柔柔洒向菜苗
晶莹的水花飞扬
泥土带来清新的气息

跨越千山
来到你驻守的地方
遥远的营盘
竟也有这般绿意盎然

你的眼中盛满高原的暖
藏不住长久别离的想念
短暂的相聚
就是我们的幸福时光

谭长松配文

定格 日前，新疆军区某团一级上士侯庆玺的妻子王芳带着孩子来队探亲。图为一家人在温室大棚浇灌菜苗，共享团圆时光。 李 江摄

七斤二两

■刘 超

说句心里话

记得去年秋天，在高铁站，检票口的电子屏跳动着车次信息，你妈妈抱着你站在黄线外面，我站在闸机口。那时你刚半岁，裹在一件白色连体衣里，脑袋靠在妈妈肩上。

我伸手将你接过来，想在临走前再抱一抱你。假期已经结束，这一走，估计就是一年。

接过你的瞬间，我心里紧了一下——你饭量小，也不怎么长肉，半岁了体重却只有十二斤。记得你出生那天，护士把你递到我怀里，八斤的分量压在我的臂弯上，我大气都不敢喘。那时候你的脸皱巴巴的，攥着我的手指头就不撒手。

此时，怀中的你，用小手轻轻拍了拍我的脸，拍完还咧嘴笑。你妈妈在旁边别过头去看车次信息，好一会儿没作声。

广播响了，催促旅客进站。

我把你递给你妈妈。你似乎觉察出了什么，小手突然抓住我的衣领，攥得很紧。那么小的一只手，指节还没长开。

我转身走进闸机，没有回头。不是不想，是不敢。

上车后，你妈妈发来一段视频：我进站之后，你哭了很久。你平时不怎么哭，邻居都叫你“乖娃娃”，那天却哭得声嘶力竭，小脸涨得通红，怎么哄都哄不好。我坐在靠窗的座位上，把手机音量调到最小，看着窗外的城市一帧一帧往后退。

接下来的一年，我们之间的联系就是“数字”。

你妈妈的手机里安装了一个记录成长的软件，能在拍摄的照片下面附上成长信息：几月几日，身长多少，体重多少。她隔三岔五把记录转给我，还总捎一句“今天又多吃了小半碗”“夜里只醒了一回”……那些数字我翻来覆去地看：十三斤，十四斤六两，十六斤半。你这一年是怎么长大的，在我这里，就是这一串数字。

有时我夜里站岗，枪带压得肩膀发麻。星星很低，仿佛压在头顶。我想，这时候你应该是睡了，小手一定还攥着被角。

白天操练的间隙，大家坐在马扎上歇口气。我想起你妈妈第一次喂你吃米糊，你把脸扭到一边，糊了一嘴；想起她新拍的照片，说你现在就爱吃馒头皮。我想，下次休假，该我来喂。

一天傍晚，我路过家属院，听见谁家孩子在哭。我听了一会儿，想着你哭起来是什么调？是不是也像这样，一声比一声高？

有一回和你视频通话时，你妈妈把手机支在桌上，就去了厨房。镜头里，你捏着一块饼干，颤颤巍巍地朝屏幕这边递，嘴里含糊地喊着：“爸爸，吃。”递到一半，饼干掉在桌上，你也不恼，捡起来接着递。你妈妈回来看见了，说：“她最近老这样，吃东西总要留一点分给爸爸。”

从那以后，视频通话时，我也常常把手机靠在水杯上，看你搭积木，看你怎么也穿不上鞋，看你举着勺子从这屋走到那屋。你妈妈洗着衣服，我们谁也没说话，但在这十几分钟里，我似乎借助屏幕，回到了那个小家，参与了你的生活。

上个月，我休了一次假，想给你妈妈一个惊喜，没提前说，就自己买票回去了。推开门的时候，你妈妈正在厨房。她探出头来看见我，愣了几秒，冲屋里喊：“小年糕，快来看，是爸爸！”

你正坐在地垫上玩。听见这话，你的第一反应是爬起来去拿手机，可屏幕是黑的。你正疑惑，我已经进了房间。你看看我，看看手机，又看看我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你把手机往身旁一丢，张开胳膊向我扑了过来。

我把你抱起来，重量压在我的臂弯上，跟十二斤那次不一样了。你两只手搂住我的脖子，脸埋进我的肩窝，半天不肯抬头。

这回，我干了一件惦记了一路的事：抱着你站上体重秤，又自己单独称了一次，两次一减，十九斤二两。你妈妈在旁边笑我：“称孩子体重还要抱着孩子称。”

我没说话。从十二斤到十九斤二两，中间那七斤二两，这么长时间，我可一两也没抱过。